



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

安徽省委宣传部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斗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
1942年1月1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 言

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起了我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的作用。虽然这次革命运动的结果是失败了，但它却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安徽是太平天国建立革命政权最巩固、时间最长久的地区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对太平天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是革命政权主要的物资供应地区之一。当时革命的人民在安徽地区和反革命展开了激烈的军事斗争，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高度地发扬了中国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些事迹是对我省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和继承光荣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材料。我们搜集了太平天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编成了这本书，正是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

本书内容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安徽，这一部分主要内容是将太平天国革命和太平军在安徽的情况作一个较概括的叙述。第二、第三、第四这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将太平军在安徽的几个著名的战役——初克庐州之战，浦口、三河之役，安庆保卫战分别作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最后一部分是太平军在安徽地区重要军事活动的大事年表。这些材料仅供教师教学参考和学生课外阅读，教师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选择运用，但分量不宜过多，以免加重学生负担。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单位的协助和支持，谨在此表示谢意。由于掌握资料不足，负责编辑的同志水平有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因此先作内部发行。希望教师和其他读者多多批评和指正，以便修订补充后再公开发行。

1959年3月

目 录

一、太平天国革命在安徽·····	(1)
二、太平军初克庐州之战·····	(6)
三、浦口战役与三河战役·····	(9)
四、安庆保卫战·····	(14)
五、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年表·····	(26)

一、太平天国革命在安徽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这次波瀾壯闊的革命运动曾席卷中国約近十八个省的广大地区，時間共达十八年；在这期間不但建立了曾經一度引起全世界輿論广泛的注意的簇新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而且有了許多进步的政治措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次革命是在沒有先进的階級——工人階級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峯。

但太平天国革命最后是失敗了。太平天国革命失敗的原因，首先是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內部發生的“內訌”。在“內訌”中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被杀害了，加上当时率領太平天国主力部队的石达开的出走，使革命元气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是太平天国从强盛到衰亡的轉捩点。其次是，在軍事上，他們也犯了不少的錯誤，特別是当占領南京以后，他們沒立即直搗清政府的老巢——北京，使反革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后来清朝統治者就得以利用太平天国的弱点，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結起来，形成了反革命力量超过了革命力量的局面。但是产生这些錯誤的最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沒有先进的无产階級的領導，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国革命如果沒有无产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16頁）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高峯，但在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以后，领导集团便迷失了方向，又重新走上了过去农民革命的老路，在这点上就使得这次革命

和历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因而革命的结果依然难免归于失败。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安徽地区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它是太平天国建立革命政权最巩固和时间最长久的地区。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对安徽地区是非常重视的。干王洪仁玕在1860年曾致书忠王李秀成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鱼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中，而江南为尾……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清王朝的忠实奴才反革命头子曾国藩也说：“中原腹地莫要于皖。”因此，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对安徽地区，特别是对安徽的长江两岸地区一再反复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安徽地区，特别是安徽长江两岸地区是天京（南京）的门户。1853年太平军进攻南京时，首先就是从占领安徽沿江各大城市开始的，因为占领了这些城市以后，便打开了直通南京的大门，造成长驱直入之势，南京便也失去了屏藩，无险可守了。1864年天京陷落，也是这样，首先因为安庆失守，沿着长江两岸城市逐一陷落，然后清朝反革命势力得以乘虚直入，终于造成太平天国的灭亡。

太平军最初进入安徽是在1853年2月间，首先进入的城市是安庆。接着太平军便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两岸地区，然后于三月中旬一鼓攻克南京。当太平军进入安徽时，目的只在于夺取南京，因此对安徽地区的占领只是过境性质，各大城市都在占后不久立即退出。在奠都天京以后，于1853年5月间，太平军再回师“北征”和“西征”，前者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经过安徽、河南、山西，进入直隶（河北省），~~然后直捣~~清朝统治的中心北京；后者是由胡以晃、罗大纲率领，~~然后直捣~~

过安徽，然后直扑清王朝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据点武昌。其中西征大军在经过安徽时，在安徽进行了一定的经营。太平天国对安徽地区的统治，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才逐渐巩固下来的。

还在太平军进入安徽之前，富有革命传统的安徽人民的起义斗争业已此起彼落，而且声势较为浩大，其中活跃于淮河流域的捻军是这些革命斗争的主力。太平军进入安徽以后，立即便和这些革命势力结合起来，这是太平军在安徽地区迅速取得胜利和其后统治较为巩固的主要原因。例如地主黄恩彤的“捻匪刼议”一书中也不能不招认：“我兵（清兵）方与长发（太平军）争淮南，而捻匪不时出没于颍颥之境，思乘我兵之后。我兵之在淮北者，又因与捻匪相峙，被其遮阇，而与淮南之兵势不相联，此最兵家之大忌。”反革命最卖力的清王朝奴才曾国藩在向主子汇报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说：“查近日贼氛（指太平军），以皖江南北两岸为最重。皖南……如贵池、铜陵，下至蕪湖、当涂、浍江各属，自咸丰三年（即1853年）以来，久为粤匪（指太平军）出没之区，……皖北如安庆、无为、巢县、和含各属，久为粤匪盘踞之所，……如廬州、凤阳，以及淮北各属，则粤匪与捻匪错杂纷扰，几至汗浸而不可收拾。”（曾国藩遵旨斟酌具奏摺，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根据现有史料，当时安徽广大人民在太平军进入以后，纷纷参军，这就使得太平军迅速获得补充，因而力量更加壮大。从目前还保留下来的太平天国官兵名册的籍贯来看，其中安徽籍的人数最多。例如护殿^{陈福}左^{十二}承宣翟第内兵册里，共計官兵53名，其中安徽籍的占25名；又护殿副典更荣名册中的12名官兵，全数都是安徽巢县人。（见“太平天国史料”）1853年2月当太平军从武昌东下时还只号称30万人，1853年进

入安徽并于3月攻克南京以后，总共人数已达100万人，可见在这当中安徽人民参军的人数一定不少。

太平军进入安徽执行了“秋毫无犯”的非常严格的纪律。正如忠王李秀成的自传原稿中所说：“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就是连出自反动分子手笔的许多资料，也终于无法掩盖有着严明纪律的太平军的鲜明形象。例如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廬州大粮商周邦福在其所写的“蒙难述鈔”一书中，叙述太平军进入廬州后的情况是：“长毛打鑼，大声喊叫，‘合肥新兄弟們听着！士农工商各执其业，願拜降者就拜降，不願拜降，就叫本館大人放回。倘不放，就到丞相衙門去告’。”这里說的太平军何等講道理，何等講秩序，連是否“拜降”也要按自願原則办事的！

根据現有史料，虽然太平军在安徽沒有贯彻执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但太平军对于拒絕向地主权貴交租的农民是大力給予支持的。例如清江南河道总督潘錫恩在他写于咸丰八年(1858)的“自述”中，就反映出他在安徽蕪湖所有田产2,126亩，自从咸丰三年（即太平军进入安徽的第一年）以来，一直是“籽粒无收”。另外“安徽桐城光聰誠閑齋詩集”后編“食新叹”一詩記述佃农拒絕交租的事說：“东庄有佃化为虎，司租人至攫其乳；西庄有佃狼如羊，掉头不顧角相当。”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农民拒不交租，大大地打击了地主权貴的情况。

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乡官”制度，各地按照军队制度組織人民，由人民选举軍帥以下各級官員，作为乡官。这一乡官选举制度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同时太平天国在所轄地区都执行了“不論門第出身，取材不拘一格”的考試制度，仅仅在丁巳七年（1857年），安徽潛山一县就考取了

舉人84名，武舉人73名。婦女也同樣有參加考試權，而且有“男婦十六歲授田”，和“凡天下婚姻不論財”的明文規定，這就保證了婦女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得到了和男人同樣的平等權利。所有這些，都是安徽人民擁護太平天國政權和大力支持太平軍的原因。

從1853年太平軍進入安徽，到1864年7月天京陷落，甚至陷落以後，太平天國政權一直獲得安徽廣大人民的擁護。捻軍領袖張宗禹、任柱等部，在天京陷落以後與遵王賴文光率領下的太平軍聯合，依然和優勢的清王朝反革命勢力對抗，而且繼續取得勝利。這支革命軍隊後來退出安徽，轉戰於山東、河南、湖北等各省之間，一次又一次地歼滅清兵，而且殺死了不少清朝名將，使清兵為之喪胆。直到三年之後，他們才因孤立無援，而且在輾轉作戰中力量消耗殆盡而終於失敗了。同時，在天京陷落以後，幼主洪天貴福也撤退到皖南廣德州和寧國府一帶，繼續同優勢的清王朝的反革命勢力對抗。後來他們也終於因為敵我勢力懸殊，被逼於1864年9月間退出皖南。從太平軍進入安徽，到洪天貴福撤離安徽，太平天國在安徽的統治前後共達12年。

太平天國在安徽統治期間，由於清王朝反革命勢力一再組織反攻，特別是在長江兩岸地區，革命和反革命雙方的爭奪異常激烈，其間發生的重大戰役，我們都將在下面談到。在太平天國方面，初時負責安徽地區的軍政大權的是太平天國最杰出的將領之一翼王石達開；後期石達開率部出走以後，天王又派了當時太平天國的兩大支柱之一的英王陳玉成來担负全權指揮的責任。在清王朝方面，派來安徽組織全面反攻的是清王朝最忠實走狗曾國藩；清皇帝還授予他兩江總督并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大權，以便他發揮最狡猾最凶狠地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才

干。在双方反复斗争中，太平军由于同安徽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联的关系，常常取得胜利。他们一再击败了或歼灭了反攻的清兵，而且不断斩将夺旗，使最凶恶顽强的敌人如安徽巡抚江忠源、清钦差大臣德兴阿，率领湘军主力之一的李续宾、曾国藩的嫡亲弟弟曾国华等一个个倒了下去，连曾国藩本人也曾经一度被迫几乎自杀。如果太平天国不是由于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更加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其他原因，最后清王朝也绝不能成为胜利者。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一个历史悲剧，安徽人民的先辈曾为支持这个政权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的鲜血不是白流的，他们的英雄事迹和他们从成功到失败的经验教训，将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学习。

二、太平军初克庐州之战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了巩固长江上游确保京城安全，便派春官丞相胡以晃、指挥罗大纲等率军回师西征。

西征大军于5月19日出发，一路势如破竹，屡战屡胜，连克和州（今和县）、西梁山、裕溪口、雍家镇、太平府（今当涂县）、池州（今贵池县）等地。6月9日，太平军进围安庆，翌日即将安庆收复。这时距出兵之日才二十天。随即乘胜由湖口入江西，围攻南昌，不下，撤围北上，乃分兵两支：一支溯江西上，攻夺九江、武汉；一支由安庆北上，直取桐城、舒城以及皖北军事重镇庐州（今合肥市）。

1853年11月，西征大軍占領桐城、舒城后，在胡以晃統率下進抵廬州南郊，駐紮南門外的清軍聞風先逃，“順路直跑，槍刀皆丟”。太平軍將廬州层层包圍后，展開了太平天國戰史上第一次爭奪廬州之戰。

這時，盤踞廬州抗拒革命勢力的是被清廷稱為“名將”的安徽巡撫江忠源。這個劊子手向來就是太平軍的死敵。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他首先在家鄉湖南新寧組成反革命地主武裝，與太平軍為敵。1852年6月在廣西全州（今全縣）的褒衣渡之戰中截擊過太平天國北上大軍。1853年夏秋間他又在江西南昌城內頑抗太平軍的西征隊伍。清政府為了獎勵他的反革命“功勞”，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把他由一個小小知縣提升到安徽巡撫，企圖依靠他的反革命經驗來扼殺安徽地區的革命勢力。但是，在太平軍這次進攻中，這個被清王朝上下稱之為“名將”的江忠源卻驚惶萬狀，感到束手無策，竟把希望寄托在鬼神的庇護上。從太平軍圍城的第二天起，江忠源接連演出“叫各大門口，燒三股香，擺一大碗水，……各家殺公雞，滴血碗內，……將碗內血水傾地，用菜刀將碗劈碎”；“殺狗滴血在城垛上，又將狗爬在城垛上，頭對城外”太平軍營盤；以及“叫城頭上將竹旗桿放平，城內各家將竹桿竹箬放平”以便他“用法”等等丑劇。這就完全表明，在太平軍的威力下，江忠源完全喪失了在戰鬥中贏得勝利的信心，妄圖用這些自欺欺人妖魔鬼怪的伎倆來逃脫末日的到來。

廬州人民對於太平軍的到來是極為欣喜的。首先起來響應的是吳小挽攷率領的五百人投入了太平軍，城內人民紛紛起來準備響應起義，以至使江忠源等劊子手，終日提心吊膽，在“城內每日捉奸細”。

在進攻廬州中，太平軍採取了擅長的開挖地道施放地雷的

攻城战术。当时在廬州城內的防軍大部系被迫守城的所謂“乡勇”。他們毫无斗志，一聞地雷轟发之声，立即返身逃命，紛紛“从城上往下跑”。江忠源对于这些烏合之众，施展了威胁与利誘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下令守城“乡勇”“下城者斬”，一方面又以五十两銀子一名或二十两銀子一名的賞格，懸賞屠杀太平軍战士。但这些手段仍然沒有起到提高士气的作用，廬州城內反革命的敗亡是注定了。

对于廬州这样一个軍事重鎮，清王朝自然是不甘心放棄的。太平軍圍城后，清廷先后調遣寿春鎮总兵玉珊、陝甘总督舒兴阿、鶴丽鎮总兵音德布、六品銜江忠濬等人，率旗兵、綠營、湘軍等各色各样反革命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廬州增援，企图以內外夹击的方式击退太平軍的进攻。但是，在太平軍英勇奋战下，反革命分子們的这一个打算落了空。当敌军增援部队一来，胡以晃立即分軍为二：一支紧圍廬州，一支猛击来援清兵，首先大敗玉珊所率旗兵，陣斬玉珊，再敗逗留觀望、不敢上前之舒兴阿、音德布軍，完全解除了前后受敌的状态，于是全力攻打廬州。

1854年1月14日深夜，太平軍在水西門以居高临下之势发起总攻，地雷轟发之声震天动地，城崩数十余丈，太平軍战士们爆发出一片欢呼呐喊之声，城內反革命“人人心惊胆落，哭的哭，喊的喊，跑的跑，走投无路”，守城“乡勇”趁勢紛紛下城迎降。胡以晃揮大旗領軍登城，并率騎兵百余馳捕江忠源等汉奸劊子手。江忠源被迫自杀，投水毙命，清廬州知府胡元偉投降，于是經歷了一个多月的廬州之战，以太平軍的大获全胜而告結束。

太平軍入城后，廬州城內民心安定，秩序井然。羣众自动协助太平軍清点粮食、房屋，表现了人民对于革命軍队的拥

戴。太平軍除严格执行紀律外，并遍貼告示安民，宣布“士农工商各有生业，願拜降的就拜降，願回家就回家。”从这时起直至1862年5月止，中間除一段時間为清軍窃据外（1855年11月至1858年8月），廬州一直是太平軍在皖北的軍事中心。

注：本文所有引文均見中国史学会主編“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第二輯“太平天国”第五册“蒙難述鈔”。

三、浦口战役与三河战役

太平天国起义后，兵鋒所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特别是到了1856年，出現了革命的全盛时期。这时，圍困天京的江北、江南大营先后被踏平，作为江南清軍統帥的欽差大臣向荣潰逃丹阳自縊而死；天京上游武汉、九江、安庆等要地以及江西的八府五十余县，也都入太平軍之手，汉奸劊子手曾国藩龟縮于南昌危城之中，恐慌万状，“魂梦屡惊”。当时是长江东西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鎮江，統归太平天国所有。但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沒有維持多久，1856年7月太平天国发生了“楊韦內訌”，接着石达开又带走太平軍大部精銳，脱离主要战場而去，革命的實力大受損耗，革命的形势也就急趋恶化了。1856年12月武昌失守。1857年5月九江被攻陷，12月鎮江又陷。已被粉碎了的清江南、江北大营，又于1858年初先后重新建立起来，切断了天京粮道。这时太平天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已經屡次幸災乐禍地計算着天京陷落的时日，当时革命有立即复灭的危險。但是，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太

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的指挥下，太平军取得了两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当时革命的危局，使反革命的这一个如意打算可耻地落了空。这两次战役，就是在太平天国战史上占有辉煌地位的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

浦口战役发生在1858年9月。这年1月江南大营重建后，天京的东北面已陷入敌人的长壕、高垒的包围之中。3月江北大营又在浦口切断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使天京的物资供应遭到严重的困难，如果不打通这条生命线，天京就有陷落的可能。在这紧张的时日里，驻守天京的李秀成，向天王提议出京调兵解救天京之围，但天王想依靠李秀成主持天京守城军事而不肯同意。李秀成见天王不准，便到天王府鸣钟击鼓，聚集天朝大臣向天王剴切陈奏，反复说明了当前形势的危急，天王被他的忠誠所感动，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秀成出京后，一日一夜赶到蕪湖，会见了蕪湖守将李世贤，共同商討了解救天京的办法，李世贤负责牵制长江南岸清军，李秀成亲率兵五千渡江北征，以打通江北与天京的交通。当李秀成率军渡江至含山时，清军又攻陷了和州，于是李秀成便立刻率军前往救援，先破清兵于昭关●，歼敌二十余营，光复了和州，并乘胜攻全椒、滁州、来安等地，后以兵力过少，停止前进，退守全椒。

这时，天京被围的情况愈益危急，李秀成为了要打通京浦联络，以安定天京人心，于是率领部将陈坤书、吴定彩、肖招生、谭绍光、陆顺德等及精兵五千名，由全椒下大刘村●，计

●三河——镇名，在安徽庐州府合肥县南八十里，一作九十里（据光绪重修庐州府志卷三疆里志）。 ●昭关——在安徽含山县北二十里小岷山西，

光绪直隶和州志论其形势说：“两山对峙，为廬、豫往来之冲，其口可守。”

（舆地志关津卷四）

●大刘村即大刘庄，在江苏江浦县。

划取道桥林^①，再进兵两浦。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率馬步兵万余至大刘村阻击太平軍，清蒙古都統胜保率馬軍三，千人前来。两軍相接会战，太平軍获得了胜利。次日再战，太平軍因以众寡悬殊，败退湯泉^②，李秀成率軍退回全椒。

当时天京局势的危急以及軍事的失利，使李秀成認識到，不集結巨大的兵力是无法粉碎清兵对天京包圍的，于是召开了著名的“枞阳^③大会”。

1858年8月，李秀成傳檄各路太平軍將領，約期會議于枞阳，商討援救天京的策略。到期各路將領齊集，陈玉成也从太湖、潛山赶來參加。会上各將領慷慨激詞，表示要誓死團結一致，合力攻破江北大營。會議決定分兩路進軍，一路由陈玉成率領，由潛山經舒城攻廬州^④；一路由李秀成率領，从全椒進兵滁州，然后兩路會師，直搗清江北大營。

枞阳大会一結束后，太平軍就立即开始行动。陈玉成一軍攻克廬州，出店鋪^⑤，攻梁園^⑥，定远，取道界牌^⑦而下滁州。李秀成軍也由全椒到了滁州。1858年9月25日，陈、李兩軍會師于滁州东南三十里之烏衣鎮。与此同时，清將德兴阿率江北大營清軍也由小店^⑧進至烏衣，胜保的馬軍又由水口^⑨前

①桥林——鎮名，在江苏江浦县。
②湯泉——鎮名，在江苏江浦县西北四十里。（据光緒江浦縣志卷一疆域）
③枞阳——鎮名，在安徽桐城县南一百二十里（据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一疆域）。
④廬州——曾于1854年1月14日为太平軍所攻克，1855年11月10日失守。
⑤店鋪——廬州府志作店埠，鎮名，在安徽廬州府合肥县东四十里（据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三疆里志）。
⑥梁園——鎮名，在廬州府合肥县东七十里（据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三疆里志）。
⑦界牌——集名，在安徽全椒县西北九十里，与定远县为界（据全椒县志卷一輿地志疆域）。
⑧小店——在江苏江浦县西北二十里，即古永宁鎮（据光緒江浦縣志卷一疆域）。
⑨水口——鎮名，在安徽来安县南三十里（据道光来安县志卷二营建，附市集）。

来。于是在烏衣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太平軍的猛击下，清軍大敗，太平軍乘胜直追，歼灭清軍三、四千人，奠定了攻灭江北大营的胜利的基础。9月26日，太平軍进至小店，清江南大营总兵馮子材率兵五千米援江北，又被太平軍打得大敗，仅余殘兵二、三百名，狼狽逃走。太平軍乘勢而下，直攻浦口，当时是陈玉成軍攻江北大营之前，而李秀成軍抄江北大营之后，前后夹击，清軍大乱，潰不成軍，太平軍斬除清副都統烏尔恭額、台斐音保，总兵安勇、副将陈昇等人，大获全胜。这一战役从9月25起至26日結束，太平軍只花了两天的時間就把圍困天京的江北大营打得稀烂，歼灭清軍两万左右。于是天京粮道暢通，江北物资源源运入，天京人心安定，挽救了当时的革命危机。

浦口战役取得胜利不久，接着又发生了三河战役。湘軍李續宾部，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內訌”时，攻陷了武昌、九江，又乘陈、李二軍正在下游作战机会，进犯安徽，想夺取皖北重鎮廬州后再进攻安庆，不久，李續宾連陷太湖、潛山、桐城、舒城等地。1858年10月24日，这支反革命軍队就闖到了离廬州九十里的三河鎮。当时三河鎮在軍事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是保卫廬州的屏障。反革命头子胡林翼曾說：“該处为水陆冲途，实扼廬州之总要，其屯聚米粮軍火，即以接济廬州、金陵●……”。由此可見，如果三河失守，那末廬州、安庆以至整个安徽战局将大大恶化。因此当三河守将吳定規向天京告急时，天王急命正在六合的前軍主将陈玉成回师救援，又封李秀成为后軍主将，带兵随后接应。陈玉成接到天王命令后，英明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認為李續宾軍的进展虽然迅速，

●《胡文忠公遺集》卷32查明巡撫銜浙江布政司李續宾三河鎮陣亡实跡恩
恩加等优卹疏。

厉害，但廬江还在我軍手中，三河在我腹里，敌孤軍深入，有前后受敌的危險，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11月14日，王成率軍經巢县直趋白石山、金牛鎮●，包抄三河的后方，切断敌人的退路，又命廬州太平軍守将吳如孝拦断清軍从舒城来援的道路，使李續宾軍孤立无援，并加以包圍，然后再歼灭掉它。11月15日黎明，太平軍在金牛鎮与清軍接触。这时“大霧迷漫，咫尺莫辨”，陈玉成揮軍从左路抄襲清軍，乘霧从敌后杀出，首先打破了清軍左路，接着又打破了清軍中右两路，于是清軍潰逃，太平軍脚尾直追。正在追击的时候，屯紮在白石山附近的李秀成軍聞声赶来，三河守将吳定規也从城内带兵杀出，三路会合，直扑清軍营盘，毀敌垒七座，并挖断河堤，絕清兵出路。战至午夜三更，李續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上了吊，湘軍将领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人一一被击毙。太平軍全歼湘軍精銳軍部队六千余人，接着又乘胜收复了舒城、桐城等地；使当时正在圍攻安庆的清荆州將軍都兴阿認為桐城已为太平軍所有，感到有前后受敌的危險，慌忙由石牌、宿松一路撤退，这样，安庆之圍也就不战自解，完全扭轉了整个安徽战局的危急形势。

三河战役的胜利是巨大的。这一战役后，湘軍老巢湖南湘乡几乎是“无处不招魂”。曾国藩自供：“敵邑（湘乡）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撫慰，而較之昔日之鋒銳，究为減色。”●胡林翼也說：“三河敗潰之后，元气伤尽，四年糾合之精銳，复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反革命分子們的这些悲鳴，正是太平軍取得輝煌

●白石山——在安徽廬江县西二十里。金牛鎮——在廬江县西四十五里。

●《曾文正公書札》卷七。 ●轉引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册第142頁。